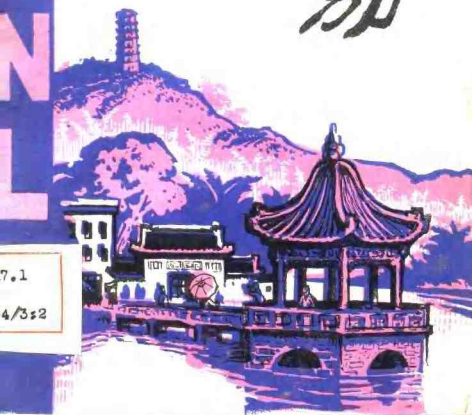


丹荔



J217.1
71
1984/3:2

丹荔

目 录 1984.2

《丹荔》编辑部编

· 小 说 ·

雨 濛 濛	节 约 (1)
凤凰, 你在哪里	江翠翌 (12)
“选 美”	陈 非 (22)
乡下来的表姐	邱 芳 (25)
奇 案	草 菁 (32)
李 瑞 花	姚 鵬 (36)

· 诗 歌 ·

荔城掠影	高 歌 (40)
忆 (外一首)	赖 励 (41)
诗 二 首	巫国明 (43)
乌 云	戴开成 (46)
诗 词 三 首	张赖昌 (47)
新 吟 小 辑	谢文辉 (49)

館圖州
藏書郭

· 青年习作者之页 ·

在爱情的跑道上 (小说)	钟 燕 (51)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黄昏的随想 (散文)	廖祿榮 (61)
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收到退稿以后 (小说)	黄 菊 (65)
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· 中学生园地 ·

贴 春 联 (散文)	朱慧华 (69)
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升 学 前 夕 (小说)	碧 翌 (71)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· 评 论 ·

跳动着的生活浪花	潘瑞雄 (78)
----------	----------

雨 濛 濛

节 约

1. 又细又密的雨丝一连飘了几日……

阿南佝着腰，捧着半玻璃杯的米酒，嘴里“哼哼呵呵”地从小巷里走了出来。骤然来的一阵风，掀起那又细又密的雨丝，吹进他的翻毛帽耳，沾满了他那又黑又小的脸庞，他感到冷嗖嗖的。他使劲地把头左右猛抖动了几下，要甩掉那水珠儿，双手却不愿放开那酒杯，只是那“哼哼呵呵”的声音稍稍提高了几度。

他家就在小墟北端的一条小巷里，人们每天都可见他这样捧着半杯酒走出来，只是时间不定，可每天都必然有这么一回。

这天是小墟的墟期，可墟场上、街巷里都冷落落的。只有几个本地人的青菜担子和几个常来的外地咸鱼贩子，他们都没精打彩地在供销社或乡政府门前的走廊下守着摊子。

“这鬼天，下的简直是软刀子！”他骂骂咧咧、嘟嘟哝哝地一路走来，拱进了一间低矮的木棚里。

这是一家刚开张不久的粥粉铺，掌勺的是小墟旧日有名的“滑粉玉”。自他重操旧业以来，阿南每天都去光顾——

五角钱肉粉，就着自带的半杯纯米酒，在里头蹲上个把钟头，才悠悠哉地出来，有时还要哼一两句戏文或什么的，自感日子过得惬意！

此刻，棚里仅有的两张方桌已被人占去一张。他抬眼瞄了一下，全都是小墟上的“老烟友”：蹲在条凳上的是矮林，靠里坐的是高佬张，那亮着嗓门在扯谈的是肥佬钦。三个人就着一大盘肉粉，正喝得天南地北！他踌躇了一下，准备走开，却被矮林喊住了：

“南魔！来来，这儿大碗酒，大块肉的！”稍停又说，“待会把那半杯儿酒捧回去吧，对老婆说，今天没喝咯，她准一晚亲你几回。嘿……”

“老子就是一日来喝三遍，她也会亲几回的，她就喜欢闻我这酒气哩！”他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，靠着肥佬钦坐下来，神气地笑笑。

“哦，又吹神啦，你哪天不被你娘子用眼恶狠狠地瞪几回？！”

“她瞪我是催我来喝酒。嘿嘿，你这老哥真是有所不知——”

“啊啊……”

“来来——”三个人都把酒碗伸过来。他只是笑笑，不声张，任由他们把酒杯斟得满满，才慢慢地呷了一小口，夹了块肉，美滋滋地嚼着。

“滑粉玉”守着的火锅吱吱地爆响，这桌的人仍慢慢地喝着，南山北海地扯谈，仿佛要在这儿喝到天黑。“还添哩……”阿南在心里嘀咕，便打算先“开路”。他今回可比平日里喝多了一倍。量大了不怕，主要是钱不行。他是有规

矩的。嘿，喝多了，娘子当真会瞪眼。可这每日的半杯儿米酒，一袋儿红烟丝，是什么样的娘子也蹭不掉的。

他直起身来，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，咂了咂嘴，从衣袋里摸出一块钱，按到桌面上，朝大伙笑笑：“各位老哥，我先走了……”

“怎么不喝啦？”肥佬欹扯了他一下，有点不快。

“嘿嘿，够了，够了……”他边说边退了出来，随即将玻璃杯揣进怀里。

大家只好由他了。只是高佬张疾快地将那块钱塞回他的手里：“好了，你好走！”

他感到舒坦极了，浑身热烘烘的，美美地长嘘了一口气，觉得那味儿香开去老远老远的。

他觉得今天沾了老哥们的光了。可这原是要还的。看哪天吧——这是老规矩。他爸那辈人是这样，想必他爷那辈人也一定是这样！

他按了按皮帽，起步了。可他没有径直回家，反正回家去亦没甚事，便往小墟外的热水湖（温泉）走去。

2·雨丝依然又细又密，落叶、浮土都滑溜溜的。他躬着身子，两手交替着插进袖筒里，蹒跚着，小心翼翼……

从山坳口又骤然吹过来一阵风，裹夹着雨丝，撞到他的脸上，使他不由地趑趄了一下，倏地感到酒劲消失了许多，仿佛那雨丝不仅是扑到脸脖上，而是借着风势穿过了厚厚的棉衣，钻进了心房，使他颤抖。

一颗大大的水滴挂在鼻尖下，冰凉冰凉的。他把手从袖筒里松出来，想把它揩掉，可又将抬起的手猝然放下，停住

脚，把身子往前倾了倾，将头左右地甩几甩，从怀里摸出条毛巾来擦了一下之后，又继续蹒跚向前走。

他今日穿的可是一件新棉衣呢！真希望能不沾一滴水，一点点儿尘土——可这鬼雨天，老这么没完没了！

往常逢着这种日子，可惬意了。“干部望开会，社员望下雨”。嘿嘿，在吃大锅饭的年月里，哪个不这般想？！可眼下这雨，却使人心烦意乱。旱地上的花生、黄豆等作物种不下去。季节这“精灵”是没善心的。他不由地把双眉拧得紧紧的，那黑黑的脸显得更小了。

若是大晴天，太阳或许刚过中天吧。他可是从来未在这个时刻来过热水湖，哪来这般闲暇哟！然而，他每天又必定来的，不管多晚多累，哪天不来，就整夜的睡不着觉。这情形，就象新婚那时日恋着小媳妇。

果然是来得绝早。他走进那糊巴巴的石拱门，看清左右两个小湖和前面的大湖，都没有一个人。间墙北面的女人湖亦没丁点儿声响。湖水静静的，清清的，一缕一缕地升腾着带硫磺味儿的水汽。那纷纷扬扬的雨丝洒落去，湖面上泛起许许多多的小圈圈，甚好看。他不禁痴痴地看了一小会。

他把衣服脱得精光，慢慢地在左边的小湖里蹲了下来，尔后又慢慢地将双腿伸出去，让那热乎乎的湖水浸上胸部、肩膀。一会，就整个身体仰卧在湖水中了。他一动不动，任凭身子浮在水中，仿佛轻飘飘的，微微地在一晃一晃，许多水泡儿从肋下和胯下往上冒，发出轻微的响声，使身子松酥酥的，舒服之极，又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！——尽管往常每日来，可从未有过这种感觉。那时刻人多，又乱又嘈，大多是泡上一支烟的时间，胡乱地擦抹几下，便又急急地起来。

“嗨——嗨——”他闭上双眼，将头枕在湖沿上，大口大口地吸气，感到那气息比先前更香，还淡淡的有点儿甜味。

打从能记事的时候起，他就上这儿来洗澡了。起初是跟着阿爷，尔后是和小墟上的孩子结伴，不足半里的路，几个小家伙蹦跳就到了。那时候这热水湖还没砌石围墙，是一大一小的两个水潭，湖边长着丛丛簇簇的水草，春夏之际还开着许多小花，还有小鱼、小龟子、小虾在游，在跳。附近村庄的男人们都来这里洗澡，女人们就得离这儿老远老远的，泡在潭里的人都光着身子呢！

“嗨——嗨——”他不停地大口大口地呼气，依然一动不动。该出水了——再浸下去会头晕的。有些人就这么赖着昏迷在湖里。可他依然不愿动一动。那热乎乎、软绵绵的湖水拥着身体，真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，各个部位都仿佛骚痒痒、麻麻酥酥的。

“噍——砰！”石围墙外一声震响，使他的身体怦然摇晃了一下。他睁开眼来，随着一阵纷沓的脚步声，从门外走进了几个衣冠楚楚的陌生人。领头走的是个中年干部，提着个小提包，后面跟着的几个都已上了年纪，穿着灰制服，戴着灰便帽。阿南睁着双眼，困惑地望着他们。

“老郭，眼下就是这么样的情形。”那中年干部用带着浓重当地口音的普通话对他身旁的一个说，“当地人常来的就是这里，大小共四个湖，北边那个是女的，左边这个小湖较热，夏天手不能探。”

几个人都朝他点点头，并叽叽咕咕地议论。可惜阿南听不懂普通话。

“这些石围墙是大跃进那年修的，当初这左右两边的小湖和这门厅，都盖了瓦，只是年久失修，塌了。”那人继续介绍说。

阿南惊讶地望着他，想从自己记忆的深井里搜寻出这个人。因为他说的都是真情实话呢！这伙人是区里的还是县里的？

他咂咂嘴，想说：“这儿当初还装了电灯哩！再晚来也亮堂堂的。可是——”

他到底没把话说出来。一是心脏莫名其妙地突突在跳；二是他们都走到东墙那边去了。他抹了一下脸，叹了口气，有点儿遗憾。

当初的电灯是怎么装上的？人们都说是那姓钟的副县长，在一天夜里摸黑来这里洗澡，跌了一跤。嘿嘿，不几日，就拨来了专款，安装了电灯，还修了小公路。噢！那姓钟的县长再来就好了。眼前来了个姓郭的——

他们都出去了。阿南活动了一下手脚，扯过毛巾，狠劲地将全身擦抹了一遍，便躬着腰站起来。

“哦，你这南魔真鬼！早早就躲到这来了——妈妈的！”

“这里比喝酒还舒服。嘿，这鬼天！”

阿南扭转头来，见进来的全是在小墟上喝酒的“老烟友”。他们一个个躬着腰，口里喃喃呐呐的，麻利地脱光衣服，蹲下水去，接着便“啊啊”地轻吟着。

他笑吃吃地望着他们，不紧不慢地卷好一支纸烟，点燃，猛吸了几口，吐出来一大团云雾，在小湖的上空缭绕着，才舒舒坦坦地回家去。

路过乡完小，他看见一群小青年在一间大教室“吱吱喳喳”地叫喊，便好奇地顿住脚步，从窗口望着他们。

他看见自己的小儿子老三也在里面。前些日子就曾听他念叨，说他和学校的小陈老师几个人，创办了一个什么“诗社”，大概此刻是在作什么诗吧——真是一伙子小妖！

他莫名其妙地朝他们笑了笑，正准备走开，却被小陈老师喊住了：

“南伯，到热水湖去来，是吗？”

“嘿嘿，是的。没甚事，早早去清静哪。”他笑应着。

“有空闲，你就一天去跑三遍吧，那儿很快就没你的份咯！”小陈老师走近窗口来，朝他嬉皮笑脸的。

他的脸倏地一沉，愠怒地瞪了小陈老师一眼：“放你娘的臭屁！你这小龟子怕没我命长呢！”

里边的人全都惊呆了，小陈老师更是尴尬和狼狈。这当儿，他的老三走过来，朝他笑笑，说：

“阿爸，陈老师不是在捉弄你，那热水湖政府准备征用了。政府一管起来，当真没你的份咯。到那时，进那地方是要买票的，你花得这样的钱么？！”

这下，他惊愕不已了。

“我想说的就是你老三这个意思……莫怪。”小陈老师红着脸说。

“这些话你听谁说的？别自己乱编胡扯！”他冲着儿子，蓦地冒起一股无名火。

“阿爸，这是省报上说的，要利用我们这里的地热资源办旅游业，要造一座小城！今日省里和市里都来人了，你没见往热水湖那儿开去的小车和几个大干部？”

唔！——真有一事！他想起刚才那会说当地话的中年干部和几个外地人。

他恍恍惚惚地走开了，感到有一种莫名的恐怖袭了上来。他惊悸得睁大眼睛，张开口，可又什么都仿佛看不见，看不清，什么都说不出来，也无法说……不知不觉的，他又走回了热水湖。

“阿南，丢了东西吗？”

肥佬钦一声探问，使他惊醒了，这才觉察到自己又走了回来，不禁苦笑了。

“不是我自己丢了东西，是大家要丢呢！”他边说边脱衣服，迅速地又蹲下水中去。接着说，“老哥们，泡久点吧，很快就没有我们的份咯！”他又怕引起不快的误会，忙又说，“政府要征用这热水湖了，要在这里造一座小城，办旅游区，招待外国佬和香港、澳门等外地客人。”

小湖里的人全都目瞪口呆。沉闷片刻，高佬张直起身来，审视着阿南：“南魔，怕是你发神经吧！？”

“嘿！有你看的，‘风水’要十年八年，这可是眼前的事。报上早就说啦，今日市里和省里都来人看地形了，还会假？！”他怒冲冲地瞥了高佬张一下。

一阵沉默，沮丧的情绪袭上了每一个人的脸，倘若政府真的要征用这热水湖，要在这里造一座小城，要招待外地人，当真会没有他们的份。他们都知道邻县那个温泉，政府一建好楼房，就老远老远地派人看守着，别说洗澡，就是想找那热水泉眼看一看也难呢！

矮林“哗啦”一声拱起水面，泰然地朝众人笑笑：“好啦好啦，别自寻烦恼，那些推土机、打桩机……嘿，还没开

到这儿之前，都不足为信！该走啦！”

“矮林，这事怕是假不了呢。去年来了两支水文地质队，在这里钻探了大半年，没点来头，莫非他们来这儿白扔钱么？”肥佬欹胸有成竹地说。“我看我们是否这样，跟乡政府说说，或联名向区政府、县政府、市政府、省政府呈文，要求他们征用这地方的时候，留下这旧湖给当地人，叫他们另辟新潮……”

“对，对！”高佬张喝起彩来，“不是说这方圆一里的地下都有热水么？我们先把话说在前面，政府也许会把这旧湖重建好给我们专用呢。”

小湖里的气氛又顿时热烈起来。大家围绕着肥佬欹的这一建议，进行了各种假设和争辩，拟定了一些基本呈辞，约定了再碰头的时间和地点，相定了上书的执笔人。便一个个都轻轻松松地拱出了水面。

3·又细又密的雨丝依然不停地飘扬着，远的山，近的路都迷朦朦的。路边的野花还没开，小草刚刚露出嫩芽儿。几条水牛、黄牛，在田基上，在坡地边，仿佛懊丧地走来走去，望着一块块、一片片诱人的嫩绿，走过去却又啃不出滋味，啃不出名堂！老是失望，老是走来走去……

阿南怔怔呆呆地看了一会，叹了口气，感到自己有点儿象那些黄牛——也在这块、那块“希望的绿地”间走过来，走过去。嘿，从当初闹土改到互助组；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；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如今又……哪一回不令人欢喜？哪一回不象牛儿望见那一片片满漫绿芽儿的草地？可是，仿佛总是失望的多。

“又要变咯！”他痛苦地沉吟了一声。可是，这回不是大家变，全国变，而是这里在变，自家吃啥！妈呀，我受了包了的田地，都在热水湖的周围，平展展的，黑黑的，抓起一把在手里捏捏，满掌的油！前年，去年，哪一造的水稻单产都过千斤！这地，种西瓜，西瓜甜；种花生，花生个个壮实。村上，小墟上，谁不说他交逢好运了？他可是把汗水掺着肥下呢，你们眼红什么？然而，政府真的要在这里造小城，要征用这地，刚好起来的光景，又要断咯。

他感到心头沉甸甸的，眼泪不禁涌出眼窝。没了这地，我干什么去呢？那地是一包十五年的。政府能招我吃国粮么？该招的是老三他们了。噢，没了这地，也就没了那每天的半杯酒，一袋儿红烟啊！

他想想，真的惶恐起来了。募地，他认为眼下应该去找乡长和乡党支部书记，恳求他们无论如何都要留下那旧热水湖，别征用它周围的那些土地。不答应么？那就不走！在他们的办公室里睡，在他们的家里吃……

他顿时来了精神，觉得有门了。那年建汽车站，要征用矮林的一块自留菜地，队里说另补一块地他也不肯。他不就是这样哭，这样闹，到支书家里去吃，到支书家里去睡……保下菜地来了么？

他情不自禁地笑了笑，感到轻松了许多。他抬手狠劲抹了抹沾在脸上的雨水，加快了回去的脚步。

他老三那伙子人，仍在那间大教室里，正静静地在听小陈老师抑扬顿挫地在朗读什么东西。他不由得顿住了步——

“……”

小城，将在这儿崛起，

那荒丘、旷野、河套——
都将浓荫片片。
花卉绮丽……
啊！
那时高楼林立，
柏油大道如织！
望着商店橱窗的高跟鞋，
我们的山妹子不再怅惘。
那溜冰场上的姑娘小伙，
也将有你和我！
……”

他感到小陈老师那一声高，一声低，一声长，一声短的念叨很好听。“这小子，真不愧是文化人！”他在心里说。

“好！”小陈老师一读完，围着他的人都拍起巴掌来。他也情不自禁地笑笑，象喝完了那半杯米酒，惬意地咂了咂嘴。

“你这首诗就作为我们刊物创刊号的卷首之作吧！”老三说。

小陈老师兴奋地朝大家笑笑，说：“先别这样定。每人都来一首吧，从各个角度，用各种诗体，去表现和抒发人们迎来新的希望的欢欣、激动、憧憬！”他稍顿了顿，又接着说，“一座小城将要在我们这古朴的乡间崛起，充分地展示出了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新时代的到来，我们应该准确地捕捉住人们在这一特定时刻的感受，揭示出人们对生活的一种崇高的向往！”

（下转第60页）

凤凰，你在哪里？

江 翠 莹

梅雨天可真够倒楣的，自春节至今已个把月了，总是雨水绵绵，衣服晾了一大串，可就是没有件干爽的。我正为没有衣服更换而发愁呢！

就在这时，随着一声爽朗的欢笑，李师傅迎面走来，后面跟着一位姑娘。来到我跟前的时候，只听他说：“喂，林仔，交给你一个徒弟，让他也尝尝当师傅的味道。”

“干什么呢？”我莫名其妙地问。

“干什么？让你当师傅啦！来，让我介绍一下。”他指着姑娘对我说：“她叫张梅，别人都喜欢叫她梅子，从县城来的，往后她就是你的徒弟。”接着，李师傅又指着我对姑娘说：“他叫毛林，是个好样的青年，一身兼三职呵，总务、工人，又是你的师傅。往后呵，他叫你干什么，你就干什么，懂吗？”

“唔。”姑娘甜甜地应了一声。

李师傅又转身对我说：“交给你啦，跟她谈谈吧，我先走一步。”他说完带着爽朗的笑声走远了。

我看着眼前这位姑娘，真有点目瞪口呆：她长得多漂亮

啊，宽宽的额头上整齐的刘海，浓黑的秀发披洒在肩上，明亮的眼睛在长睫毛的掩衬下显得更美更迷人，端庄的鼻梁，秀丽的嘴巴，尖尖的下巴儿。唉，简直是画家笔下也难于寻觅的美人。她穿一件淡红色带花点的冬毛衣，一条熨得笔直的黑色直筒裤，一双黑色半高跟皮鞋，手里还提着一个黑色提包，显得那么美观，典雅，多象一只凤凰。

打量了她一番之后，我不禁叹了一口气，对她说：

“哎，我说姑娘，你这是开什么玩笑？”

“你说我开玩笑，什么意思？”她睁着大眼睛。

“你可知道，这是木器厂，这里的活不但要用力气，而且还很脏。建厂一年多，到现在还是个公鸡窝，女人都不敢到这来，即使是来了，一看这环境也就吓跑了。何况你是个城里人，凡事要三思而行，这可不是寻欢作乐的地方。”我下意识地刻薄她。然而她却脸不改色心不跳，以挑战者的目光瞧着我说：“别误会，我可不是来寻欢作乐的，是经过三思才后行的。我是来干活的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就是来挣钱的。请你帮个忙，行吗？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帮我整理宿舍，行吗？”

“你的口气还真大，城里人就多那个……”

“那个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，城里姑娘爱支使人。好，恭敬不如从命。”

“我可没这样想，倒还是要叫你毛师傅呢！”

我们一边说一边来到她的宿舍。

原来，李师傅就安排她住在厨房里面的一间小屋里。这间屋子已经很久没有住人了，四周没有窗户，黑古隆冬的，

到处布满了蜘蛛网，脏里脏外的。厨房又在外面，加上现在又是回南天气，水泥地象刚洒了一场雨，湿淋淋的。唉，一只漂漂亮亮的凤凰，竟要在这里落脚栖身，我不是她的亲人，也替她感到委屈。可她却还满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切。

“哼，谁叫她是个姑娘，要不然的话，她可以到我们‘公鸡窝’去。”我心里这么说着，一边替她安装好电灯。她戴上帽子用扫帚将屋子打扫干净，然后摊好床铺。我再为她搬来一张书桌和一张椅子，她便这样定居下来了。

“行了吧？”我问她。

“可以了，谢谢你。”

“哦，对了，”我忽然问她道，“这房门还要买把锁吧？”

“你想得真周到。”她以满意的目光看了我一眼说，“不过，我已经买好了。”

“这就好啦！”我用手指敲着木板逗乐道，“厨房大门有一把看门锁，你这房门又有一把保卫锁，谁想进来还得过两道关呢。”

“你真会开玩笑。”

“李师傅才有意思呢，我该走啦。”

“嗯，明天什么时候上班？”她追问了一句。

“七点半。”我应了一声，走出她的屋子。

第二天一早，当我上班来到镜架制作室的时候，我又一次不由地目瞪口呆。

我们这木器厂一共有十个人，加上张梅就有十一个人了。我们的分工就是五个刨工，五个油漆工。因为我们是开张营业不久的小厂，所以没有资金营建厂房，只住在这没人要的破烂仓库里。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已使它变得四面透风。